今天：買紹禮介紹羅夫斯基

小二「四眼人」（「孕嫦」俗稱「四眼人」，肚中小人有二目也），今年「尾馬」大贏一連大場，推七八兩場不成。第一場開四八，大概有大往，久矣半休之「大鱷」第一，Q亦只分「百五十五元二毫」，她落二百元。妙在六場Q，奇一過了關，大奇。中了三次「三重」，皆淡而無味。朵嫦、小袁、小周開合股公司，反而大贏論「萬」，今始知「三穿七」，若「三通」，即百多元，亦過萬矣。

所以「三通」有益，且互相有益，而台北則「高山滾鼓」——不通！不通！東說東有理，西說西有理。小袁教我道：「應該讓小二去買本住冬天的褲根過，則有胎教——孩子在肚中，經過下雪的冬天，有北中國人的冷天胎教，第二是，溫湯在寒冬，小二每天浸天然湯一二次，對身體母子皆有益。」

「呃！這是誰說？」我覺有理，她笑道：「帶你們女廚去，近身小妹也，且住到陰曆年前，或返台北，或回香港。依我說，應該你們在岳家過中國年，有傳統年景——二老歡喜。」她全對了，我決定今晚商量。

下午赴昨天博士同小巴多之約，同到尖沙南端的莫絲科娃反草公司找羅夫斯基經理看紹皮。他老父乃當年兩代天津舊俄租界巨商，他這子孫也五十五了，娶了個香港蘇州妹，五男二女，成人者已四個。我們進內客廳，我介紹了孫博士和小巴多。孫博士聽羅夫斯基一口純正香港勞家國語，笑問他：「可會天津話？」

「會！寧啦！我十七歲離開的，哈兩開小學、中學，到中五，沒畢業。」成個「天津衞咀子」（即天津衞的牙擦友）。

「會俄國話麼？」小巴多戲問他，他反問「你們兩位新見面的，可會？我，當然會。」博士立刻同他大說其「夫斯基」、「蘇蒂斯加亞」。我忙制止：「先看紹大衣，白狐兩襠。」羅夫斯基笑着道歉，借同禮面一位豐滿女郎拿來三件，請試。

「總之放心，看定了再議——一兩句話說成。」他指指我：「老板介紹過四五件了，我由他話事。」於是十大——望之十八的「卡莎巴哥娃小姐，給小巴多試衣……。「紫貂帶前」——即黑貂皮而有一朵朵的數根白貂毛，最貴——十二萬九，十萬零九。白狐，三萬起碼。「短的適用，尤其香港，這不是北京，沒有機會着上身，反而人家笑話。」我提議。

二五三：一言九鼎

胡雲曰：「得之至，一言九鼎，你明喇！」

威實要羅人亦有符。

病君館主阿黃，本身係華裔客家佬，年輕時打拳羅過冠軍金腰帶，手下有三十幾個拳手。

病君上次在港與杜德一戰，香港拳迷對佢之身手十分欣賞，袁野與麥仔承頂泰拳會二月份賽期，排好病君打一個噗仔拳王，十分有號召力，胡彪胡雲兩兄弟，親自飛去日本找日本踢拳道領隊東川斟盤，希望阻止噗仔一流高手來作賽不果，於是飛去曼谷，搵着病君館主老黃，動之於利。

老黃應承度計，但安排病君到外府打拳賽時，吩咐胡彪胡雲十日後致電騷銘。

當晚胡雲打電話找老黃，老黃曰：「已搞掂。」

胡雲曰：「明日馬上，有一個君子協定好一些。」

老黃曰：「一於下回分解，我等你的錢滙到。」

胡雲曰：「講定先啦，你筆錢幾時滙到？」

老黃曰：「當然了，講得出一定做得到，四千銀港紙就滙來。」

二四四：問題爭論無果

「你很同情她？」朱迪瞪大眼問，「說話要據理來說才好，事實上，女人中也有壞人，也有負心的女人。」

「人總是有同情心嘛，」亨利嘆，「爲花心的人，多數是男人！」

「女人負心，往往是被迫的，因有這種苦衷心腸的。」

「非親非故，你竟同情她，太令人感動啦，亨利！我眞想不到你會人呀。」

「不能一竹篙打死一船人的，」他並不生氣，「說話要據理來說才好，事實上，女人中也有壞人，也有負心的女花心與否，不分男女或年紀輕與年紀大的，所以，都不能一概而論，這樣才說得有道理。」

「好了，好了，別老是爭論這個問題，因爲這個問題永遠是沒有結論的。我們還是談回正題吧。」

「那麼，李安娜小姐好嗎？」

「很好，有穿有爛！」她答。

嘆氣道，「說眞的，人，做得太過份了，不知他知道了沒有？也許，他根本不知道，否則，相信他也不會這樣太絕情的，是嗎？」

「你忽然又替那個臭男人說好話了，」朱迪瞪視他說，「看來你在替他找藉口開脫罪行，是不是？看來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哼！」

四〇：做垃圾駙馬

「還有節目呀！」馬仔說。

「快八點鐘，有什麼節目？」阿樂說。

「從明天起我們便分別了，」錢仔說：「讓我們六個人玩個不夜天吧！」

「去哪裡玩？」三個姑娘同聲問。

「讓我們沿海邊走向西環，再從西環走摩星嶺、去老地方談個痛快！」馬仔說。

大家無異議。

錢仔快步走去水果檔買一包新會柑，又跟一個賣熱蕉的小販買了大節熟蕉，走回來時一人分一節，讓大家一邊走路一邊像吹簫般咬着吃。新會柑，他拿着，準備稍夜時才吃。

走着，走着，寒冬初夜的西環海傍，那些毗鄰屹立的貨倉已關門。行人稀少，偶然有一輛搭載客人的電車，「叮叮」有聲地駛過，車上燈光煤亮。

海面，停着好幾艘遠洋貨船，有小電船在搭載客人來往，「嘆鳴」有聲。海風帶着寒意吹拂……只半個月光景。

三男三女走完海邊馬路，穿過兩旁店舖亮燈的西市街。迎面見到橫街幾個賣夜食的大牌檔，馬仔問：

「阿樂，你留下來跟黃樣叔搞大牌檔嗎？」

阿樂神情淡淡地說：「開大牌檔談何容易？傾個牌照很困難！」

美瑩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阿樂說：「但是要向港府領個熟食牌照，因難重重。」

「那你——」

陶瑛難過睨視讓店舖燈光照亮臉孔的阿樂。

「回菅寶灣，住在姨媽、姨丈的木屋家裡，他們有地方。」阿樂說。

「你姨丈不是做收買佬的？」錢仔問。

阿樂點頭：「我姨媽也在西灣河替人家倒垃圾，兩人刻苦耐勞！」

馬仔忍不住說：「你插進那個垃圾家庭去，要做垃圾駙馬嗎？」

「什麼垃圾駙馬？」美瑛不明地問。

「垃圾家庭有個公主，就是阿樂的表妹！」

四〇：丐帮大會

一個老丐自殿內走了出來，瞧他年紀，沒有七十也有六十八九。「帮主，屬下是三袋弟子招財寶，有句話要說。……」丐帮弟子因出身的關係一般的名字都很俗氣。

常虛谷忙道：「如今是在討論階段，大家有話都可以說！」

他背後一位身材十分魁梧的老丐事南帮三大長老之一的青長河開腔道：「說話必須簡短，一個輪着說！」

招財寶道：「自從黃帮主故世之後，高長老即有覬覦帮主之位之舉，四處聯絡北方的兄弟，齊雲高的事，只是一件導火線，借此抱責咱們南方兄弟，不肯承認帮主。高長老明知帮規第七條：身爲長老之後，即不可任帮主。却故意犯之，實則已擺明欲另起爐灶，帮主無須再與他們多費唇舌。後天大會，他們必然會借機搗亂，不可不防！」

常虛谷道：「這一點本座知之甚詳，本帮於乾符三年（唐僖宗年號，即公元八七六年）至今二百餘年，歷十二任帮主，從來南北不分，武林之中，只有丐帮兩字，並無南丐帮、北丐帮之名。本座不才，也不在意。」

「多謝兄弟的好意，本座緊記在心。還有一個問題，可能還有人不知道，剛才水長老與丘長老在城北相逢，雙方起了衝動，對方人多，將水長老打傷，並將他擄去……」話未說畢，丐帮弟子們都已大驚起來。（九九）

希望在我任內自一分裂爲二！」

另一個弟子道：「帮主，本帮以前雖未分裂，但早有此跡象，在內的十三位帮主，有十位是由南方弟子担任的，北方弟子早有所不服，只是碍於種種原因受掣肘，未敢輕舉妄動而已，但自遠兵興起戰禍之後，北面邊陲連年征戰，五穀歉收，致本帮弟子大增，至如今北方弟子已多於南方矣，他們又怎會甘心？帮主只須肅力而爲，不必以此爲責任，否則今生便難得有安樂日子過！」丐帮上下說話不拘謹，直言無忌之情況，與其他帮派有很大的差異。

常虛谷想了一下道：「這樣子實客的問題，大失所望，便在長安天天沉迷於酒色之中。他和賀知章、崔宗之、王進、蘇晋、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有一次，宮裏的牡丹盛開，明皇騎着馬，貴妃坐着輦，帶領着樂隊去賞花。明皇想使貴妃快樂，下詔李翰林作新詞交樂隊歌唱；誰知那時李白正在酒樓上喝醉了。杜甫曾有首詩描寫這時的李白：「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李白在故鄉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他任俠尚義，輕財重施。愛讀奇書，更好劍術，但是不事生產。

他沒有參加過任何考試，也沒有做過什麼正式的官，但他却「龍顏惠殊寵」，笑傲公卿間，很早就詩名滿天下。

三十五歲離開四川，最初到湖北襄陽，和詩人孟浩然成了至友。他曾上書給荆州刺史韓朝宗，請求謁見，很想找一個機會一展所長，但是這願望未能實現。

此後他就開始漫遊，放浪不羈，多少有名的詩篇，產生在他的飄泊生活之中。他在江陵，遇見了天台修道的司馬承禎，承禎一見他，就說他有「仙風道骨」。到過揚州，以後回到湖北鍾祥縣，同一位許小姐結了婚。又北上邀遊到太原，正碰上郭子儀在軍隊中因罪受責，李白向主帥說情，救了郭子儀。那時郭還沒有出頭，後來捧平安史之亂，才成了一身繫天下安危的汾陽王。多虧了李白當時能夠「慧眼識英雄」，不然後來李白的死罪就不會得到郭子儀的請情而獲免了。

李白從山西又往山東，暢遊各處名勝，在濟寧住下；又同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人，隱於泰安的徂徠山，當時號爲「竹溪六逸」。

天寶初年，他又南遊江浙，在會稽遇到了道士吳筠。吳筠被召赴京師，把他薦到朝廷，他遂到了長安。當時在京的侍郎，又別向機構請了假，雙雙送他們返港，因此，也不必驚動香港親友來接機。

呂良輝重回到屋邨後，可又生猛起來了。街坊們紛紛過戶，問那邊的所見所聞。

呂良輝可說話多了，因爲街坊之中，雖然也有人旅遊過加拿大，但很少去那些小埠的，因此，他的見聞，自然是十分豐富。

兩老歸來，居停安定了後，大釗與芳芳，也雙雙回加去了。

呂老太太想起了通知親友了，晚上聞來無事，用電話通知親友，說自己回來了。

張小雅聽到對方是三姨時，她緊張的道：「三姨，長途電話是很貴的，有什麼事要打電話回來？」

「什麼長途電話，我在香港打來的，」

呂大釗與芳芳，出盡辦法，也不能把兩老留下；安妮與大衞也一樣，雖然，他們的生活比較洋化，仍是有中國人家族的傳統觀念，希望好好供養父母。奈何兩老對環境不習慣，既然兩老堅決要離去，他們也沒有辦法，祇好送他們返港。

爲了保証安全到埗，大釗與芳芳，又分別向機構請了假，雙雙送他們返港，因此，也不必驚動香港親友來接機。

孤寂（十五）

呀。我們已經返港了。」

「全家返港？」

「不，我同老鬼，子女仍在那邊居住。」

「我知，你回來等候移民。」

「不是，我們不移民了。」

「爲什麼？別人求之不得呀！」

六十：再赴沙田生感慨

這十多年來，阿芳隱居在屋邨之內，對外活動少之又少矣。雖然有活動，亦在港九市區一帶，而港九市區，亦限於中環至北角，旺角至尖東，其他地區則甚少去也。至於新界，可說已絕跡多時，只有在返回大陸之時，乘搭火車，從車窗外望，才可以得知新界面貌之變化而已。

新界之中，唯一到過之地區，只有沙田，而沙田之中，又只到過敦煌酒樓與八佰伴日本百貨公司而已。

想當年，阿芳初到香港，即參加同事舉辦之集體旅行，乃由慈雲山（或黃大仙，日久已經面模糊矣），登獅子山，走紅莓谷，由古道直落沙田墟。此沙田墟也，與阿芳所熟悉之廣東墟鎮，一樣一樣，店舖僅一兩層高，亦店亦居，使人感到份外親切。還有沙田小食，如沙田豆腐花、釀豆腐之類，使阿芳如處身家鄉，份外親切。

現在之沙田，則完全不同樣子矣。沙田舊貌，已不可尋，所見惟高樓大廈而已。而且，走進沙田城市廣場，如到姥姥進大觀園，不辨東西南北，單是八佰伴，已經夠你參觀矣。沙田，已經比港九市區更爲市區，實在使阿芳不大習慣，不禁深深懷念沙田舊日之風貌焉。

當然，歷史是不斷前進之巨輪，若城市無變化，墟鎮保舊貌，則無進步可言矣。如阿芳六七十年代所見之上海、廣州，一片破爛爛，令人不忍卒睹，今之廣州，則令人可耳目一新，變化甚大矣。

當年阿芳來港之時，人口才一百多萬，現在則已達五百多萬，若不拆舊建新，開闢新地區，偌大人口，則無以容身矣。因阿芳昨日第三次赴沙田，不免引起懷舊之思，感慨一番而已。其實，如此大變，才顯示香港身份也。

失落的漫浪

又快過農曆年了

馬太又說：

「十個都是自己人。」

當謝芬妮接到劉康的電話，那夜，他說很倦，此刻剛回家，明天與她會面了。

明天，謝芬妮一早到銀行中的保管庫取了些股票，下午她又到股票公司，時間就得極短，連總經理室也不去，並未遇到齊鈞。她回到店裡後三小時劉康來了馬太對他說：

「農曆十二月二十四，小店請吃年夜飯，在尖沙咀『叙香園』，劉先生要到。」

「我一客會來叨擾的。」劉康說：「告訴過芬妮了。」

再二十分鐘，劉康與謝芬妮同走，在那家上海食肆中，他問她請多少人，答道：

「祇一桌而已！那天你沒有應酬吧？」

「有的。」劉康說：「但我有言在先，一定到你們那邊來，後天是星期日，你到我家去了。」

「是的，今夜你不要睡在我家裡，過了星期日再來。」

「今夜爲了什麼？」

「沒有什麼，身體不大舒服。」

「恭敬不如從命。」

他們膩罷，後來握別于謝芬妮家樓下。當劉康的汽車開走，小方來了。他招呼了謝芬妮，她問道：

「遇到阿康吧？」

「當然遇到。」小方點點頭：「他是否看到我，我不知道。又快過農曆年了！」

「是的，又快過農曆年了。你有什麼節目？」

「我什麼地方都不去。」

「不拜年？決不可能吧？」

「祇是拜年而已！我也想到你家拜年，你歡迎嗎？」

「當然歡迎，但不敢當呢！」

他們同進電梯，後來道別。

週末，下午謝芬妮先買了些高級水果，明天下午要到劉家，又知道要到劉家吃夜飯，她把水果帶到店裡，馬太問是送誰的，她告訴了馬太，馬太笑道：

「很快要做劉老太的媳婦了。」

「不會很快。」謝芬妮說：「總之有結婚的可能，明天我會見她後，對她一定了解些了。」（六〇）

迷途

六〇：太殘忍了

陳浩泉

「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項伯母道。

「爲什麼斯豪的行踪突然變得這麼神秘呢？你們把他藏起來幹什麼？」我的聲音高了點。

這時候，晚餐來了。但是，我沒胃口吃。看來，項伯母同樣沒有吃的心情，食物放在我們面前，但誰也沒去動它。

「是晚飯的時間了，咱們總得吃點東西吧」項伯母先拿起了刀叉。

我只好陪着她吃。肉和菜送進口裡去，咀嚼之後，却還感覺不出是什麼味道。

一會兒，我們不約而同地把刀叉放下。

「阿璧，你眞的想知道阿豪的事嗎？」項伯母瞪視着我。

我點頭。

「好，那我也不再瞞你了。」項伯母嘆一口氣，低下頭。「阿豪得了癌症！」

「癌症？……」我的腦袋剎時像被人用大鎚重擊了一下，有點昏昏沉沉的。定一定神，我才慌措地問：「他眞的得了這種病？」

「是的。」項伯母點頭。

「是什麼癌？」

「骨癌。」

「啊——」這時，我才明白，爲什麼斯豪的腿病一直醫不好，原來，是那可怕的病魔在肆虐！

這時，我突然感到心在悸動，頭也痛起來，我變得很虛弱。我連忙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

這事來得太突然，而且是那樣的駭人，我難以控制。這時，樂聲漸息，飼養者解開了鎖鏈，決鬥開始了。

兩頭雄駱駝沒命地向那匹雌駱駝站着離笆處衝去。在離前相遇，分外眼紅，四隻充血的眼睛互相怒視着，八隻脚前後分開，擺好一副決鬥的架式。此時，離笆外又傳來雌駱駝驚心動魄的叫喊聲，這使兩頭雄駱駝更加亡命，牠們相互拚命咬着，踢着，直到一匹雄駱駝把另一匹踩在脚下，不能起來爲止。

這時，場內沸騰起來了，觀衆向獲勝的駱駝和飼養者歡呼，投擲鮮花和彩帶。

駱戰結束後，戰勝的駱駝和戰鬥隊趾高氣揚地離開賽場，一路吹吹打打，載歌載舞；戰敗隊則草草收兵，發誓下次再決一雌雄。（漢柴、新八八二四四）

世界最早明信片

通天曉先生：

世界上第一張明信片是美國費城的約翰·查爾發明的。一八六一年，他註冊了發明專利，利克就是一個著名的門駝場。

門駝駱同門牛一樣，有一定的規則。一般來說，駝戰每年進行兩次，都是在雄駱駝發情的季節。

門駝駱駝的場地是一個長着青草的廣場，四周圍上木欄欄。

在門駝駱駝之前，飼養駱駝的人就要忙好多天，他們用紅胡椒、香料和白麵做成餅餵養駱駝，並將酒精兌上水給牠們喝。這樣可以「鼓舞

費城文具商人麥普曼購得了專利權，生產了一種印有花邊的明信片。

另外，還有人說，一八六九年十月，奧地利經濟學家葛曼說服了郵局，發行了世界第一張明信片。（漢柴、八八二八四）

鷄肉顏色有差異

與運動多寡有關

通天曉先生：

鷄肉的顏色，隨不同的部位而有差異，這是我們最近才發現的。過去只知吃鷄，沒有留意牠的顏色。原來，鷄胸肉是白色的，鷄肚的肉則是粉紅色的。同是一隻鷄的鷄肉，爲什麼牠們的顏色會不相同呢？

吳明

吳明先生：

鷄肉的顏色，隨着不同部位而有差異，這主要是和運動有關。運動少的部位，肉是淡白色，運動多的部位，肉是淡紅色。

鷄的胸部是缺少運動的，所以鷄胸肉是淡白色的。這種很少運動的部位，肉肉是抗氣性的肉纖維，它只是爲短期，不規則的，突變性的活動而積蓄能量，所以血液循環系統，血液循環系統把大量的營養和新鮮的氧輸送到這部份的肉中去。

另外，積蓄在肌肉細胞中的新鮮氧氣，又和「肌紅蛋白」發生氧化反應，而「肌紅蛋白」中是含有鐵的成分，所以肌肉呈現淡紅色。

一般說來，肌肉的顏色越淺，所含的肌紅蛋白就越多。同時，肉色淺的肌肉，味道也較淡。「鷄胸肉」淡而無味，就是這個道理。（孔平、新八八二九九）

白李仙詩

仙八中酒　逸六溪竹
人仙謫號　骨道風仙

古人古事

陸興先生：

李白，字太白；據他自己說，他的老家在陝西，漢飛將軍李廣是他的遠祖。史書說他的先世在隋末因罪流放到西域（西域地），那年是公元七〇一年。後來他父親帶了妻兒到內地做客商，就在四川彰明縣青蓮鄉落了戶。

李白在故鄉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他任俠尚義，輕財重施。愛讀奇書，更好劍術，但是不事生產。

他沒有參加過任何考試，也沒有做過什麼正式的官，但他却「龍顏惠殊寵」，笑傲公卿間，很早就詩名滿天下。

三十五歲離開四川，最初到湖北襄陽，和詩人孟浩然成了至友。他曾上書給荆州刺史韓朝宗，請求謁見，很想找一個機會一展所長，但是這願望未能實現。

此後他就開始漫遊，放浪不羈，多少有名的詩篇，產生在他的飄泊生活之中。他在江陵，遇見了天台修道的司馬承禎，承禎一見他，就說他有「仙風道骨」。到過揚州，以後回到湖北鍾祥縣，同一位許小姐結了婚。又北上邀遊到太原，正碰上郭子儀在軍隊中因罪受責，李白向主帥說情，救了郭子儀。那時郭還沒有出頭，後來捧平安史之亂，才成了一身繫天下安危的汾陽王。多虧了李白當時能夠「慧眼識英雄」，不然後來李白的死罪就不會得到郭子儀的請情而獲免了。

李白從山西又往山東，暢遊各處名勝，在濟寧住下；又同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人，隱於泰安的徂徠山，當時號爲「竹溪六逸」。

天寶初年，他又南遊江浙，在會稽遇到了道士吳筠。吳筠被召赴京師，把他薦到朝廷，他遂到了長安。當時在京的侍郎，又別向機構請了假，雙雙送他們返港，因此，也不必驚動香港親友來接機。

呂良輝重回到屋邨後，可又生猛起來了。街坊們紛紛過戶，問那邊的所見所聞。

呂良輝可說話多了，因爲街坊之中，雖然也有人旅遊過加拿大，但很少去那些小埠的，因此，他的見聞，自然是十分豐富。

兩老歸來，居停安定了後，大釗與芳芳，也雙雙回加去了。

呂老太太想起了通知親友了，晚上聞來無事，用電話通知親友，說自己回來了。

張小雅聽到對方是三姨時，她緊張的道：「三姨，長途電話是很貴的，有什麼事要打電話回來？」

「什麼長途電話，我在香港打來的，」

呂大釗與芳芳，出盡辦法，也不能把兩老留下；安妮與大衞也一樣，雖然，他們的生活比較洋化，仍是有中國人家族的傳統觀念，希望好好供養父母。奈何兩老堅決要離去，他們也沒有辦法，祇好送他們返港。

爲了保証安全到埗，大釗與芳芳，又分